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五十六回 江相國返仙歸地府 雲制軍治水論河源

話說江丙謙自勞乏成疾，病勢日增，又添了咳嗽諸症。請了醫家來，皆束手無策；但囑早備後事，以防不虞。江相也知道自已難以復起。這日早間，覺得神致稍爽，命人扶著坐了起來，喝了一口水。將漢槎喚至牀前，授以大義，叫他書寫遺折。漢槎不敢違命，心內如刀割一般，忍著淚遵照父親口說的意思，寫就奏草，送與江相過目。江相點了點頭，命收過一邊，有暇即可騰清。又將漢槎叫走近兩步，勉勵他「居官要清，愛民要切，由高曾祖考以至汝父，五世為官，皆兢兢業業，幸無隕越。汝若能承先緒，方不愧江氏子孫。我即死在九泉之下，亦可瞑目，無憾於宗祖」。漢槎此時萬箭攢心，又不敢哭，只有低低的應了一聲，那眼淚早撲簌簌亂滾下來，忙躲開用手帕偷拭。江相又請了江老夫人過來說道：「你我夫妻原冀白頭偕老，同享百齡上壽。不意我大限已終，只得拋撇下你去。然回想我們數十年夫妻，相敬如賓。你又是誥命一品夫人，膝前有子有孫，也不算苦了。我死之後，你可無庸過於悲傷，致損身體。」江老夫人聽了，哽噎著道：「你那裡尋出這些話來，不過年災月晦，少停幾日即可全愈。沒的這些話，倒叫人難受。況現在各處聘請名醫來診視，俗說藥遇有緣人，碰著那有緣的，可以一藥而起。你別要這麼胡思亂想，耗費精神，不是醫生說，還叫你靜靜的調養呢！」

江相微笑道：「那裡怕死就能不死麼！這些醫家不能治病，何能治命。吾知吾命不可復生，縱求得海上仙方，都是沒用的。且人生百年，都有一死，只要死得其所。我輩生於承平之世，聖朝無關，諫書日稀，不必效文臣死諫；邊疆安謐，烽火不驚，不必效武臣死戰。又荷聖恩隆渥，位冠百僚，尚幸勉供厥職，未有遺羞，此心即可質諸鬼神，雖死猶生也。」

說罷，又命人抱了奎郎過來，伸出手摩撫了一回，歎道：「此兒生有骨格，將來可大昌江門，遠勝於乃父多多，須善為撫育之。」回頭把白青叫過，亦規誡了數言。又向素馨道：「你是出嫁的女兒，我本可放心，因你既在我面前，不得不吩咐你幾句。總之為婦之道，敬奉翁姑，匡助丈夫，乃婦人第一要事。捨此而外，皆為末務。況你自幼熟讀列女等傳，頗明大義，也無須多囑。唯有我死以後，你母親必然悲苦，你當善體母心，多方勸解為是。」素馨聽說，不由淚下如雨，幾乎哭出聲來，勉強在喉內應了一聲。

江相又吩咐，「身後不可奢侈，只要盡禮」。漢槎恐父親勞碌太甚，再三請睡下稍歇。再看江相兩頰發紅，目光已定，忙叫人捧過參湯，漢槎親送與江相口邊。江相搖搖頭，推開一旁，微微一笑，口內朗吟道：

我本大羅天上客，來從人世了因緣。

吟畢，笑猶未止，即溘然而逝，享年七十八歲。

江老夫人急上來摸按叫喚，已不中用了，忙命眾人穿換冠帶。此時親丁人等，各分男左女右，齊跪於牀前叩送。一面著眾家丁送信親友。然後房中方舉起哀來，可憐漢槎直哭得死去活來，音微喉啞；江老夫人亦痛哭不休。瓊珍恐婆婆年老，不禁傷感，反忍淚同著素馨近前勸住，親扶江老夫人到退門裡少息。

前兩日，各色匠人等早傳齊伺候，一得了信，眾家丁分頭督率裱糊門扇，搭蓋棚亭。頃刻，內外如銀裝世界一般。後進又高搭喪棚，所有幛幔祭獻諸物，色色俱全。

少時眾親友紛紛皆至，伯青即請王蘭，二郎照應一切。擇定入殮時辰，叫了僧道等眾來伺候。眷屬由江老夫人起，均遵制成服。漢槎趕著申報丁憂，又托雲從龍代遞江相遺折。眾親友俟殮畢，始作辭而去，只有小儒等人未散，又勸慰了漢槎一番，無非節哀盡禮的話。漢槎與小儒商議，留下二郎幫同伯青照喪中各事；梅仙、五官管理外面迎賓送客，收禮登簿諸務。小儒回去，即遣人送了他三人的鋪蓋來，以便住在江府。所有喪中繁文，自然按禮中度，毋須交代。

單說雲從龍專呈江公遺折去後，過了幾時，奉到恩旨：深念江相在世公忠愛國，賜諡文勤公。又恩賞一品廕生，俟伊子漢槎服闋後，仍以道員送部引見，聽候選用。又賜祭一壇，即著該督前往致祭。

從龍先著人去送信江府，隨後親自前來主祭。漢槎忙迎接入內，設了香案，向北謝恩，請從龍代他轉奏，感激下忱。又擺盛席款待，邀伯青，二郎作陪。說到江相臨終的時候，念的兩句。從龍道：「足見江老相國生有自來，不同碌碌。此番撒手西歸，遙憶鶴駕乘雲，再登蓬島。子騫之子奎郎，日後定然光大門庭，勝於祖父。不聞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凡人到臨終之時，說人休咎，必靈驗的。」二郎道：「老師一生聰明正直，死後非仙即神，斷無疑議。況祖父之德蔭及孫子，奎郎之將來，可操券以待。」

伯青道：「據聞此子生時，舍妹夢吞珠而產。其珠如斗，五色斑斕，光華射日。古來夢珠夢月而生者，皆可期貴，未卜此子若何？」從龍笑道：「據你所說，更不言可喻，令外甥定是一粒靈珠子化身，非獨富貴兼全，日後還該有異常出色驚人處。未知伯青可能為何無忌之舅否？」說罷，伯青二郎皆笑了起來。酒過數巡，從龍起身作辭。回至署內，寬了大衣，正欲轉後，忽見外面傳進一角緊急文書。忙拆開看時，原來是漕河秋間水汛甚大，經漕河總督率同在工司道各員，小心防範，直至霜降後，水力稍弱，亦漸卻退；兼之各工修得堅固非常，當具折申奏，普慶安瀾。此時已交冬令，正水涸之時，更毋庸慮。孰料月內忽然潮汛大作，各工員弁又未曾防備。從來冬令絕無水患，此番突然而來，措手不及，竟決漫了好幾處堤岸。各工人員，都疑為妖誕。那告急的詳文，如雪片一般，把個曹大生嚇得驚疑不定。且古今未有之事，又不敢不出折具奏，自請處分。旨下著漕河總督，商同兩江總督與山東巡撫，妥為籌力。所以曹大生忙備了咨文，至南京、山東請雲從龍、洪鼎材赴工會辦。

從龍見了來文，也深為詫異。亦不知冬令水患，是何吉凶，即收拾起程。忽想起王喜來，正好借此機遇，帶他去效力。便傳了王喜來見，說知此事。王喜甚為欣然，退了下來。即將秋霞寄頓在方夫人處，自己單身，好隨制台去治水。而且又是漕河兩營人員，分內之事。

一日，從龍到了清江。曹大生得信，即遣員迎接入城相見。洪鼎材早到了數日。彼此見了面，無暇敘說寒溫，便議論此水來由，大為怪異。曹大生道：「亙古及今，未聞交冬水涸之時，復又泛漲。且來勢甚猛，竟有堤工難保之虞，豈非怪事而何？偏偏小弟來淮，值此禍亂，定然我應絕於此。多分此水即因小弟而至，亦未可知。」雲從龍、洪鼎材聽曹大生說出這倉猝不倫之言，幾乎被他引了笑出聲來。

洪鼎材道：「曹大人你也忒過慮了。但是水患，每年夏秋之間是有的，卻未聞冬令猶有水患。若說因大人而生此怪異之事，斷乎不能。你大人應如何設法，堵御此水才是。縱自己怨恨到明歲此時，竊恐這水也退不下去。」從龍點首道：「洪老人此言甚是。況我等奉命來商酌治水的，宜趕緊籌畫妥善章程，務要澈底清源，不能揚湯止沸。大家立定主見，好請旨辦理。在二位大人高見若何？」

洪鼎材未及回言，曹大生先雙手齊搖道：「上諭雖命我同二位大人會辦，無奈小弟自知才短，兼之連日心緒不寧，分外一籌莫展。不知我這前程與性命有是沒有呢？那裡還想得出色策來，悉聽二位大人若何籌畫，自然是計出萬全，何用小弟旁參末議，徒覺贅疣。然而小弟亦不得置身局外，惟有諸事願附驥尾而行。」雲從龍見曹大生一味推諉，只顧身家，不顧國事的話，不禁正色道：「曹大人，你太難為情了。大人身居極品人員，受朝廷寄托之重。而且水利係大人的專責，我們不過奉命來與人人會辦。應該人人主政才是，怎麼你大人這般畏縮不前，真成笑話。既是你大人毫無一策，卻不怪我等放肆僭越大人了。」遂回身對洪鼎材道：「在老人人高明，怎生辦法？」

曹大生被雲從龍一頓搶白得啞口無言，滿面羞慚，氣生生的坐在一旁，袖手觀天，若作不聞之狀。洪鼎材道：「此事亦非彼此推諉的事，雲大人有何良策，何妨請教，大家斟酌。」從龍笑了笑，道：「在小弟管見，自古治水之法，無過『清源過流』四字。雖

然刻下水勢近於怪誕，我等仍當以平日治水之道治之，何能以怪誕而止耳。怪誕這一句話，也不能達諸上聽。我意明日先著兩員熟習水利的官，前往漫漲塌岸的各處堤岸要隘，察看如何情形，然後再度其來去之勢治之，庶幾可成。不則胸無成竹，恐反招債事之愆，未卜你老人家以為然否？」

洪鼎材連連點頭道：「此論深是。你大人意見欲著何員前去？」從龍道：「小訛前在漕河任上，有署漕標中軍都司鄭林，該員作事明乾，頗知水利；再漕標守備，前署揚州衛守備王起榮，亦精明強乾，即著此二員同去，可無貽誤。」洪鼎材道：「諒你大人賞識不謬。若論鄭都司，我亦知該員勤能可靠。」即向曹大生道：「曹大人明日可速委鄭王二員前往。此番的水是突如其來，竟有朝不保暮之虞，愈速愈妙。」

曹大生聞雲從龍說出王起榮來，明知是女婿的仇人，又不便駁回，便道：「既雲大人保薦該二員前去，諒必不錯。但是該員等俱係武弁，恐不甚明晰水性。我意中卻有一人可以偕往，於事亦可有濟。小婿魯鵬，前月由甘泉縣任所告病回籍，現在仍居此地就醫，於水利上甚為熟諳，我欲著彼同往，庶收寸效。不知二位大人可否？」洪鼎材道：「既是大人令坦，又熟習水利，大人何妨即委以同去。只要察看得實不致誤公，無論何人皆可去得。」

雲從龍聞曹大生居然保薦他女婿魯鵬同去，分明因我著王起榮察看水勢，他即著魯鵬去，暗中好掣王起榮的肘腋，不問可知，便淡笑了聲道：「論理委員前往，應該曹大人作主，我等何得擅專。因曹大人說，近日水患擾得心緒不安，囑我等裁酌。我又因曾在漕河任上一年之久，深知鄭林可靠，王起榮亦因其辦事勤明，故著其協同鄭林前去。而該員等又係漕河兩營之員，使以察看水勢，不為越分，若薦舉我等隨帶之員，或其中有了偏袒。至於令坦人本精明，又諳水利，同去何妨？無如今坦既非漕河之員，兼係告病回籍之人，在清江就醫尚可，如委其察看水勢，究竟前次令坦告病是實，抑或是有意規避那起承審的案卷處分呢？你大人若以為鄭王二員均係武弁，恐不甚明晰水性。漕河兩營文員不乏其人，你大人該有意中信實得過的明乾之員，不妨委一人同往，相輔而行。不然即不著鄭王二員去，另派委一二文員前去亦可。好在都是國家的公事，我們並無私意在內。就是你大人欲著令坦同去，不過為令坦熟諳水利，可以察看得實。無奈令坦卻有此一番原由，是別人可去，而令坦獨不可去。小弟將此事申明，涼你大人也不致怪我方命。」

洪鼎材聽了，忙接口道：「這麼一說，令坦卻是去不得。我尚不知其中有這一段情節。雲大人還是為的令坦呢！否則差委是曹大人的責任，仙也犯不著作梗，竊恐委了令坦前去，難免沒人議論。第一漕河兩營的人員即有物議，他們誰人不想出力邀功？若委了別人去，他們尚敢怒而不敢言；若委了令坦，他們知道這其中緣由，甚至即可明目張膽上來面回大人，那才難處呢！」

曹大生聽雲從龍、洪鼎材所言，句句皆是譏諷著他，更外置身無地，不禁徹耳皆紅，冷笑道：「小弟欲著小婿同去，亦是因公起見，並無他意。如果不能同去，即作罷論，又何必另委別員，這一來倒顯見小弟是蓄私了。」便賭氣將鄭林、王喜喚上，當面吩咐他們，「趕緊去察看各工段要隘水勢情形，須要逐細審視來蹤去跡。限五日銷差，倘有疏虞掛漏，你們小心就是了」。又一面吩咐立給文札，好明早動身。鄭林、王喜齊聲答應退出，收拾赴工。

曹大生即叫擺酒，款待雲洪二人。席間，無非談論治水的法則。更鼓方散，各回公寓。自是曹大生痛恨從龍，足見我女婿前番雖是陳甘二人作對，其中定是姓雲的主使，不然他何以硬阻我不令魯鵬前去。回後又將雲從龍與他別氣的話，告訴女婿，魯鵬亦恨不絕口。

雲從龍回至寓所，叫人喚了鄭林、王喜過來道：「你們是我保舉去的，曹大人甚不悅意，因為我未容他女婿同去之故。起先當面吩咐你們的時候，你們也該看出神色。總之小心察看，各事得實，亦不怕他尋事。他若無中生有，難為你們，自有我主張。你們卻別要辦理不善，使他有疵可求，那我也只好照公而論。」鄭林、王喜忙站起身道：「卑職們沐大人破格培植，敢不竭盡心力，仰副大人之盛意。」從龍又囑咐了一番，鄭林、王喜方告辭下來。各帶了幾名跟從，次日清早，起身去了。

這裡曹大生又備帖，請雲從龍、洪鼎材下頓。洪鼎材道：「雖著鄭王二員去看各工，遙想不過某處漫決，某處坍塌，據實詳報上來。我等宜先行籌畫，推本追原，當用何法治之，方可速朋成效。」雲從龍道：「《書》云：火曰炎上，水曰潤下。治水之要，都宜引之趨下。若專修堤工，縱堅如鐵石，然不能當水力掃刷。何況各工口門，無非木石柴草而已，焉能歷久不朽。在愚見俟鄭王二員踏看後，得知各處水勢大小，然後尋其來源，復在極下受水之處，督夫役挑挖，引水下注，使水力倒回，無復上激，再將漫決坍塌各段，趕緊興修搶堵。非獨解今日之圍，連下年秋汛之時都可免患。」洪鼎材聽說，連聲稱是。曹大生也只得附和說好。

轉瞬五日工夫，鄭林、王喜已回，見眾人請安銷委。鄭林走一步，回道：「卑職等奉命，直探到山東以上，臨清，張秋交界地方。節節要害，均被衝刷甚險。幸而各工駐防人等，皆加意守護，目前尚可無礙。卑職等又傳了大人們口諭，囑彼等小心提防，不日即撥款興修。所爭者不過在此旬日有餘工夫，最關緊要。」說著，又在身畔取出一圖呈上——即是他兩人所經過的地方，恐口說遺漏，故繪了一圖，可以一覽無餘。雲從龍接過繪圖看畢，痛加贊賞。「可見你們辦事很好，且下去歇息，待我們議定如何堵治，再行差委」。鄭王二人應聲退下。

雲從龍又將繪圖細看了一遍，即指點與洪曹二人，看某處地勢高固，某處地勢低險。「其低險之處，水勢一至必先受害，即歲歲興修，徒靡國帑，不能保其永遠無患。須要疏通去路，視河身之高下，分別挑挖。縱秋漲陡至，不過在極低之處，小有危險，皆可人力挽回。若再未事先防，預期修築堤岸，堅堵口門，使河伯無從施其威，風神不能賈其勇，則東南一帶，即可普慶安瀾矣」。

洪鼎材聽了稱善道：「雲大人真乃洞澈利弊，言言中肯。我輩自慚老朽望塵莫及。還要請問如何疏通之法，願再聞其說。」從龍笑道：「治水乃曹大人專責，我輩不過奉命幫辦，是以斗膽參末議。尚宜聆曾大人雅教，著何疏治為是？」曹大生臉紅道：「雲大人又來取笑了，我已奉申在先，昏聩無能。你大人既有妥善章程，理當乞道其詳。好在都是為國家的事，不容推諉。小弟實係才短，並非有意取巧。」

從龍聽說，暗忖道：「我本要取笑曹老頭兒幾句，這一句倒被他駁回了。」遂不作謙讓道：「明日我與二位大人，帶領平時在工當差，熟習水利、明乾之員數人，前往親勘，相其地勢。於極低之處，先命工人築成攔壩，使活水斷流，用水車將水引置別處。即由此處節節疏通，都宜愈深愈妙。再將各要隘堤岸前，做成石磯，使水不專激。然後再興修堤岸，加高增廣。愚意水發之時，既有石磯分其水力，復有低處引水下注，縱驚濤迅漲，橫空而來，亦不致旦夕決。至於督率築挖，總司其事，仍派鄭都司、王守備前去。該二員午富力強，眼明心細，可無遺誤。」洪鼎材連稱甚善。

雲從龍見曹大生各事推諉不前，也不由他做主及請問他行止。便傳了鄭王二人來，當面吩咐。又與洪鼎材商議，挑出幾名在工熟諳河道人員，分頭去開通水路，建築石磯等事。因雲從龍與洪鼎材皆攝過漕河兩篆，深知在工各員賢否，都派的是多年老練之員。又叫曹大生動支庫項若干，發給他們領去置辦應用各物，與招僱夫役飯食工價等款。一面又咨請東河總督合辦臨清以下一帶，恐彼損此益，互相受害。

曹大生見雲洪二人不同他商議，獨斷獨行，非獨不見惱，倒反歡喜。他以為若有疏虞，即非一人專責，難得他們來替我挑這重擔。所以毫無阻撓，一任他二人分派。晚間，回至自己署內，暗暗遣了幾名心腹家丁，到各工稽查。倘有不測，即飛來報我。

那時也顧不得他們了，好先行專折入京，自立腳步要緊。他們既說得鑿鑿，又多般嘲笑我無能，若將大事辦壞得了處分，亦是自取咎戾與我無干。然外面卻不能不假作和氣，與雲洪二人合為一手。

次早，封了數隻大船，著人到雲從龍、洪鼎材公館內，邀請一同赴工踏勘。雲從龍又命派去各員，各陳條說，擇其善者，即用他的法則，相機而行。便輕裝減從，一路察看水勢緩急。何處該挑，何處該築，何處該修，一一佈置停當。他三人仍返清江，坐待各要工完竣覆命以後，方可各回任所。先將大概辦理情形，及開工日期，聯銜具奏。暫且不提。

單說鄭林。王喜曉得此次是雲制台獨力保薦他二人，才委此重任。兩人背地計議道：「我們若不將此番工程辦得至善至妥，即

深負了雲大人一場盛意。況人工告蕨，我們準是有大保舉的。」二人即議定，分頭督率，兩下仍書函往來，各述工段形勢，互相酌理。鄭林專管築磯修堤等事；王喜專管挑挖低處河身，引水歸源。監督夫役人等晝夜趨趕，露宿風餐，不辭勞苦。

是以雲、洪等人均未能回任過年。不時又親赴各工段看視，稽察各員勤怠。東河總督也到交界地方，會晤過一次。直至次年二月初旬，工程方次第告竣。鄭王二人具察申報，請雲從龍等人下來看工。從龍即約了洪鼎材、曹大生同往。果然各工石磯修築得高大堅固，河身亦挑挖得深闊。雲從龍即在工次，痛贊鄭林。王喜辦事認真，便照單收了工程。又見河內水勢緩弱，日漸下退。

回至清江，即與曹大生計議，將修築完竣一節，聯銜具折。所有在工出力人員，各按官階保奏。又一面備造支用清冊，報部稽核。鄭林、王喜係此次尤為出力人員，另片單保。又傳了名班來唱戲，酬謝金龍河瀆諸神廟宇。整整忙了半月有餘，才得清結。雲從龍即收拾回省，洪鼎材亦回山東去了。

一日，從龍到了南京，在城諸官迎接入署。數月中，未免堆積下許多公事，從龍自有一番料理。隔了數日，曹人生奉到恩渝，天顏甚為欣悅。

該督撫等均著交部從優議敘。至在工之出力各員，悉如該督撫等奏請。內有單保尤為出力之河營都司、借署漕標中軍鄭林，著以河營參將升用，並賞加副將銜；前署揚州衛守備，候補守備王起榮，著免其遲繳處分，仍令回任，並俟試署一年期滿之後，果能勤慎，准其題補實授。再各工段河瀆大王睹廟，經該督撫等祈禱靈應，實深寅感。著翰林院恭書匾額數方，交曹大生祇領，敬謹懸掛各廟，用答神庥。

曹大生見王喜依舊回任，心內甚為不快。無如自己因交卸在即，又囚奉了明文，樂得做個人情，即給札使王喜仍回揚州衛任。

原來直隸、蘭儀、開州等處秋汛泛濫，衝損官民等堤。現當水涸之時，亟欲興修。適值河東河道總督病故出缺，因此次曹大生南河力，的得手，即飛調曹人生速赴東河新任，接手辦理。所遭漕河總督，著杭州巡撫何炳署理。所以曹大生趕忙於未卸事之先，著王喜回任，也見得是他的情分。

王喜自是歡喜，非常深感雲制台之力。鄭林亦因自己升了官職，分外喜悅。兩人即聯名具稟，叩謝從龍保薦之恩。王喜見到任日急，特遣人至南京接取秋霞，又單稟從龍、小儒兩人。

這日，從龍接到來稟，亦覺欣然，便袖了王喜稟啟，來會小儒。再則連日辦公羈延，尚未答拜過眾人，與他們倒疏失了數月之久。小儒等人聞得從龍來了，忙同出迎接入內，眾人先給從龍道喜。此時漢槎也在座中，因歲底已將江相的靈柩，請入祖塋安葬；現在守制在家，除了朝夕在江老夫人前定省，餘外毫無一事；又為孝服在身，不便見客，故時常到新園子裡與小儒等人盤桓消遣。從龍即向漢槎道：「去冬尊老相國殯宮入山，彼時我在河工，正當吃緊之時，萬不克分身，只遣人回省致祭；未免不恭。至今猶覺抱歉，想子騫都能恕我。」漢槎欠身連稱不敢。

小儒又詢問河工辦理情形，從龍一一細說。便將王喜的稟啟取出，與小儒等人看。小儒笑道：「昨日我亦接到他的稟啟，並來接取家眷赴任。稟中深感你大力栽培。然而王喜回任，卻多虧了在田成全。王喜固然心滿意足，不免使曹人生難為情些。好在他已調赴東河新任，亦莫能為力。目下漕台換了家業師來，王喜這揚州衛，可保穩如泰山了。」

從龍笑道：「曹人生都是自取其咎。不能尤人。他調東河還便宜了他，若仍在漕河任上，豈不更難為情。王喜是他參劾去任，日前我們保舉王喜回任的奏折，亦有他聯銜在內。他而今調往東河，正好順水推舟做個人情。」又將曹大生如何舉薦魯鵬同去查勘河工，如何請事退縮不前，我即如何與洪老一問一答的譏諷他。「不怕曹大生是有名的老牛精，他也自覺慚愧。惟有一件事，我真討了便宜。修築堤磯，開挖水道，都是我與洪老的主見。現在大工告成，他卻穩穩的得了議敘，可謂坐享承平，我們代他做了粗活。其實調赴東河，興修各工，皆因他南河辦得合宜，東河方著他去。只怕他自家要辦出亂子來，那時才顯我們的好處呢！此番他一人承理，必然委他女婿去。不知魯鵬第一即要累他受處分，此乃意中之事。你們若不相信，耳聽好消息罷」。

二郎接口道：「曹大生為人本來卑鄙齷齪，不堪言喻，國家用他為封圻大員，也是官民的晦氣。最怪是他兩個女婿，與他一流人物，真正俗語道得好，不是一家人，不在一家門。」說罷，眾人都笑了起來。

王蘭道：「你們公務也該論完了。此會又評論到人品，究竟與你們何干？我實在不耐煩聽了。我只曉得『及時行樂』四字，其外一概非我聞問。今年正月花燈節下，我們也很樂了幾回，都沒有在田在座。因他代國宣勞，情非得已。現在公務已竣，正好尋樂。將這些已過：身沒要緊的話，復又抖擻出來，長篇大套的議論，有何趣味？況本月將盡，轉眼清和月至，我見留春館前芍藥大半吐紅，大約因今年節氣早的原故。我意明日先備東道，奉邀諸君在奪豔樓宴賞牡丹，晚間即在紅香院小飲。那裡的景致甚好，現在亦有幾種花當令盛開。再遲數日，俟芍藥全開，仍要大人樂這麼一日。賞牡丹的東道，是我白備，賞芍藥的東道，卻要罰在田備的。因我們幾次宴會，他都未至，雖說是因公羈絆，那『辜負春光』這四字，難逃其實。你們看我可罰得他在理？」

二郎拍手道：「罰得在理，就是這麼說法。明日你先備東道，到了芍藥開時，不怕在田不請我們。他若推故不來，我們會鬧到他衙門裡去。」從龍笑道：「我請你們還可，即是明日的東道亦算我的，都不值什麼。惟有這『罰』字難當，又不是我有意不赴你們的雅會，我也願意日日同你們樂呢，苦於身不由己，也是沒法的事。非比者香，如今退隱田園，逍遙散誕。可見這『罰』字，即用的不當。這些話，姑且勿論。者香當作罰我，我仍當作請你們，各執各語。者香先把明日的東道備了，請我們去賞牡丹。且到下月芍藥開時，再議我的東道未晚。」

小儒亦笑道：「隨便你們爭論，東道愈多愈妙。總之你們備出東道，都少不了我的，我豈不落得多吃兩次。」說得眾人皆拍手大笑。從龍又坐了半晌，即作辭回署。晚間，王蘭叫了廚子上來，吩咐明日晚備四桌精美酒肴，算我的賬。一宵無話。

次早，王蘭又著人去請從龍過來。午飯即擺在奪豔樓上，眾人登樓憑欄下望，果然牡丹開得十分燦爛，如一座花山相似。最高的處在，花竟直接樓口，姚黃魏紫各色爭妍。又夾著一叢一叢的繡球，真乃花團雪浪，分外奪目。眾人賞玩了一回，入座開懷痛飲。晚來的酒席，即設在紅香院中，亦有西府蘭蕙等花可賞。飲至三更，眾人都有了七八分醉意方散。

裡面方夫人聞知，也鼓起興來，亦備了東道，請婉容等人宴賞牡丹。不須贅說。

光陰迅速，早至四月中旬，留春館外芍藥十開八九。王蘭即取了一幅花箋，寫了幾行，送與從龍道：

一昨偶步園中，見婪尾盛開，忽憶君約，不禁狂喜，食指即潑潑動矣。君可將數門佳釀，來助我豪興，我當痛飲大嚼，沉醉花前。春光有知，亦當留戀不忍遽去。君如以我言為謬，明日宴罷，可試觀我朵頤。

從龍看畢，笑道：「者香真狂放得有趣。」遂作了覆字，交給來人回去。一宵無話。

次日清早，從龍起身洗漱畢，略用早膳，即坐轎向繪芳園來。未知從龍等人宴會時，有何佳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